擒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六十二 史部

北史卷五十一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三十九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勱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 兄子武興王普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

師錄尚書事進爵為王配享神武廟庭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於宮中
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
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
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
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
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
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為休

務一日歔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為發哀舉聲殞絶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卧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絶清漱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歐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為之憫

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為王叡身長
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出為
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為良牧六年詔叡
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屛盖扇親與軍人同
勞苦定州先常藏氷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倍道送
氷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温
水吾何義獨進寒氷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
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

帥營伍强弱相持賴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為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於鄴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黄鉞

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
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
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
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
宮人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竝令取
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焉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
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
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氊

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為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遣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為送女客於是以叡為能加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晩節頗以酒色為和士開所構叡久典朝政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

德王延宗及元文遥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巵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嘆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

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睿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於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畧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太尉録尚書事謚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皃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

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見怪之詣卜者筮遇乾卦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兵於信都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及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

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兾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隷京畿時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兾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有綏邉之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兼間遣其貞陽侯明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為掎角聲援岳總諸軍南討與行

臺慕容紹宗擊破眀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獲西魏出兵援思政岳内外防禦城不没者三板會文襄親臨數日剋城獲思政等以功别封真定縣男文襄以為己功故賞典不弘文襄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尋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

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荆州因畧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悦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彦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彦内銜之及歸彦為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彦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僣擬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宫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

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人女岳曰臣本欲取之
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
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
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黃鉞給轀輬車謚曰昭武
敕以城南宅爲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
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
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
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廷後歸彥反

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勱

勱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四為青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性剛直有才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為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苟子溢尤幸勱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

如此勱攘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勱勸後主五品已下家累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勱恒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悦因問齊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為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為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愛勱拜謝曰勱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既蒙獲宥已

多優幸況濫叨名級致速官謗帝甚器之再遷楚州刺
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
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
止百姓頼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氏數年
已來荒悖滋甚天厭亂德祅實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
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
祅訛人神怨憤怪異薦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
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讐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

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怯請効鷹犬幷上平陳
五策帝嘉之荅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勱為行軍總管
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
段時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勱有威名拜洮州刺
史下車大崇威恵人夷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
政稱後吐谷渾來寇勱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
去憲司奏勱亡戶口坐免卒于家大唐襃顯前代名臣
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最知名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盛來赴以為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黄鉞太尉太師録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于魏尹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為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為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

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為長史辛公正為
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為濟
州仍以監公正為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
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
神武封啓以示永樂然後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永樂
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思
宗以第二子孝緒為後襲爵天保初改封修城郡王永
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歐擊行路時

人皆呼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専以鬭為事文宣並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為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寛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絶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為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厙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以分武

成之權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偽獵謀於野暗乃歸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内白凫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凫翁謂雄雞盖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為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彦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别慮武

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床徐步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筭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求不干朝政必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

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凶敎執豐樂
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
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
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
有林慮令姓藩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宴駕殿下
為天下主武成拘之於内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
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
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啖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

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為及為右僕射又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為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為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

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
辨人之情偽昵近凶狡疏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
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剥削生靈刼掠朝市闇於聽
受専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絶
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掣鷹於西市駮
龍得儀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
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實曰宗英社稷惟寄左
丞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隣國並非有辜奄見誅

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奬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為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厙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時帝在

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叫已了帝大懼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剥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内參射其妃於宮内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下訴求贈凡長鸞不為通也

平秦王歸彦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彦至是年已九歳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彦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妬數

忿爭密啟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
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為
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
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
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濟南自晉陽
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備非常至鄴
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等欲去二王
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元海亦口許心

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杖拒而不内歸彦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栢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宫内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彦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彦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彦既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

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曰至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令為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繕寫畫日仍敕門司不聽輒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

宫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趙郡王叡久語時無閒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乗虚入鄴為其郎中令吕思禮所告詔平原王叚韶襲之歸彦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别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彦有異使連名密啟歸彦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彦登城大呌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

百萬衆怨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今日豈
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
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
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彦曰使
黄頷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彦曰元海乾和
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
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
鼓吹臣為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

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彦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幷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彦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彦額骨三道着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彦兄歸義之子也性寛和有度量
九歳歸彦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
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為豫州道行
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
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
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
鎮將無子文宣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

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黄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兖州刺史建國侯孫乂襲乂少謹武平末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尒朱氏生

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尒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懐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産浚疑非己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拘

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雎懦每參文襄有時洟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雖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

以白帝又見街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祼裎為樂雜以
婦女又作狐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
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彦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
王交通遵彦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
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
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
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

覺聲戰帝為慘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

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赦與離絶乾明元年贈
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浟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
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歷位尚書開
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間王
竝給仗衛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
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以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
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溆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溆書見溆筆迹未工戲溆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溆正色答曰昔甘羅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為滄洲刺史為政嚴察部内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溆纖介知人間事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

州夜投人舍食雞羮溆察知之守令畢集溆對衆曰食雞羮何不還他價直也逹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溆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溆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

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㳄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㳄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㳄重其意為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舊

案五百餘洮未朞悉斷盡别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
閤諮陳洮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
之美反以權戚爲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
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
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
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
遷太師錄尚書洮明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
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

丞崔昻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内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昻收故崔遂獲免溦摘發其事昻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廵幸溦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羣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溦為主詐稱使者徑向溦第至内室稱敕呼溦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溦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溦未被刼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溦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溦見殺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轀輬車

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俶儻不羣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絶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為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

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為法司所糺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横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

寵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勑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

爵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
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
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
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
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無子詔以常
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彦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
為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

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内慟哭拜辭然後為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録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别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换其新靴馳而

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乗馬人於路被賊刼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為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頻牧大蕃雖不潔巳然寛恕為吏人所懐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

陽使劉子昂脩啟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廹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啟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兾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幷赦詔湝竝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

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宴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宴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吹

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黄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怳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黄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録尚書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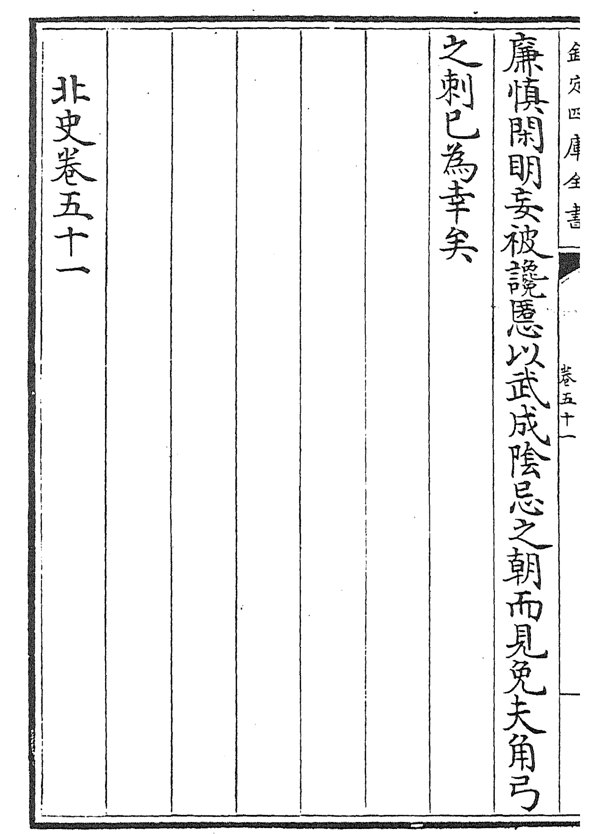
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於摘發隱偽姦
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
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
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遥就
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勤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
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
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為尚書令領太
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

錄尚書别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贈假黄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懐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為後

論曰趙郡王以跗蕚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

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朔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咫尺鄴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之比干彭城莅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為易遇上黨由威淮海受辱牢穽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欲食蔡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



廉慎閑明妄被讒慝以武成隂忌之朝而見免夫角弓之刺已為幸矣

北史卷五十一

北史卷五十一考證

趙郡王琛傳琛字元寶○元一本作永

叡傳自痛孤遺方從婚冠○自監本訛目今改正

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雀監本訛崔今改從

齊書

清河王岳傳神武後起兵於信都○兵監本訛岳今改

從齊書

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隸齊書作詰

勱傳勱勸後主五品已下家畧悉置三臺上○下齊書作上

廣平公盛傳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考世系盛爲神武從叔丗祖字行

陽州公永樂傳永樂守洛陽南城○齊書洛作河又無南字

元海傳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潘一本作潘

思宗弟思好傳自晉陽送露布于城平都○齊書無城

字
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射監本訛謝今
改從齊書
平秦王歸彥傳父徽魏末坐事當徒涼州○徒一本作
徙
為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以功上齊書
有來獻二字
神武皇帝十五男傳襄城景王清○清齊書作淸令各

本及本傳俱作清故仍之

永安簡平王浚傳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牢

監本訛空今改從齊書

彭城景思王浟傳豈必勤勤筆迹○勤勤一本作動誇

使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使監本訛史今改正

任城王湝傳錄尚書事○監本脱書字今增入

北史卷五十一考證

謹案卷五十第三頁後六行凡在戎役數十萬人

刊本役訛殺據毛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齊神武刊本神武訛武神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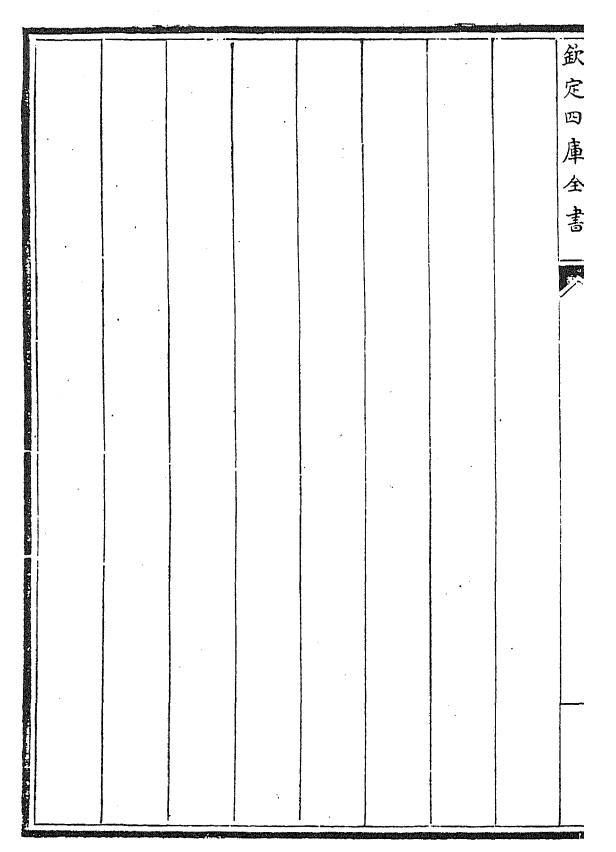
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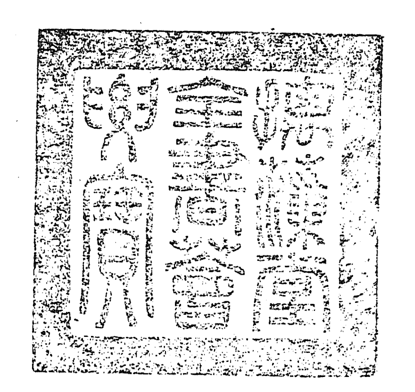
卷五十一第十三頁後五行姓蕃知占候按蓋姓

姓而蕃名者北齊書作姓潘疑非

第二十一頁前六行謂博士盧景裕曰刊本脫景

字據監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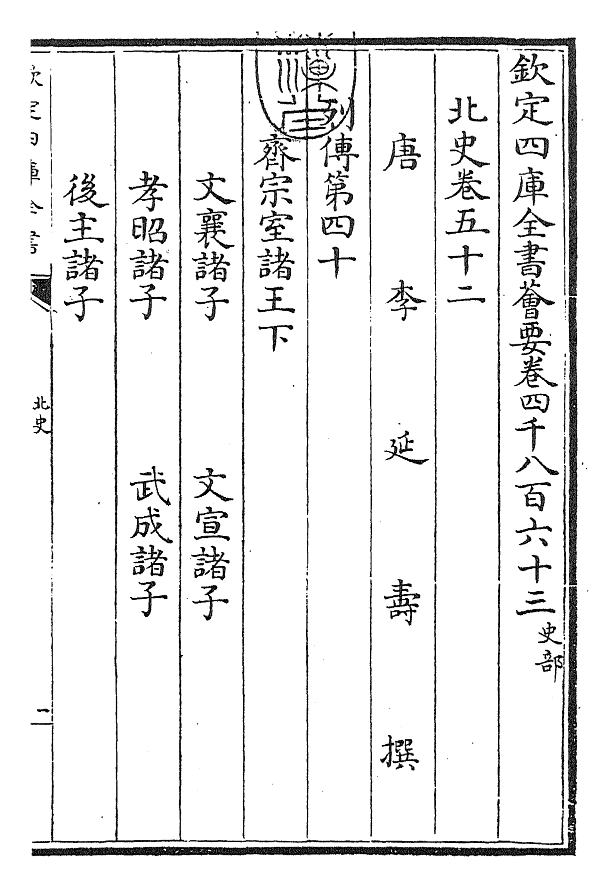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宋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五十二
　　　　五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六十三 史部

北史卷五十二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勅之曰吾飲汾清三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

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悦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斆處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

下帝由是忌之尒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彦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絶贈太尉録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頴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内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
司徒録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
好綴文有技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爲
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絶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
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
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
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
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

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正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内以禁兵應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恐其變出孝珩為滄洲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匡復

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矟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之改容親為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

受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冑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

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
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
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
抵地云豈是老嫗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謡言
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
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
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
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矟幡數百帝聞以為反狀訊

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
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帝怒使武衛赫連輔
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
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静皇帝
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
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頴能誦左氏春秋
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

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為太尉與叚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

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

辜於天而遭鴆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齊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豕脂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

殺其暱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
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
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
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
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
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卧延宗於地馬鞭撾
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
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挺及大戰延宗

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鼦鼠谷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

結蕭牆盜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令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為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為爪牙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内參

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噎衆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磚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得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黒雲四合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叚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

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門際昏

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自門

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齊人後斫刺死者一千

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

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

幾中馬城東阨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之導僅免時

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

者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

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為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為去必不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内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収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絶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

應馮延宗敗前在鄴聽事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
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
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
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强問之乃
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令主自守陛下兵不血
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
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侍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
後主及延宗等云遥應穆提婆反使竝賜死皆自陳無

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汲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元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

為起乃與長命結為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為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爾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遊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群小同飲擅致内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

輔相及紹義至皆反馬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

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賛已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

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又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馬性麤暴嘗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廄閉門拒之紹義初為清都

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决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彦理始平王彦德城陽王彦基定陽王彦康汝陽王彦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陽群臣請建中宫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為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

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太寧中封
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横貫而不達
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
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冑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
德冑封以奏帝帝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
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凉風堂使百年
書敕字驗與德冑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
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

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
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
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
為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鮮一足有靴
諸内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為太原王紹德詔以襄
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彦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
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開

皇初卒於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幾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陽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

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

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
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極樂
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
臥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
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寵拜大將
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
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
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搤殺之瘞於興聖佛寺

經四百餘日乃大歛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勑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録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

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絶武成欲榮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宫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言自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宫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

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
臣與第三子别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之下泣舍師
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
嘗見新氷緑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
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不足
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懦何
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
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

奢恣盛修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向者蹔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强説儼曰殿下被䟽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

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厙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

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珍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

辟强曰人少安徳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彦止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啟太后曰有縁更見家家無縁永别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之儼

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强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寛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强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彦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爲澄公所作儼將修之巫曰若動此

浮圖此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宫内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根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珍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轝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

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為楚帝后居宣則

宫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沉審寛恕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録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

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為光州貞為青州仁英為冀州仁儉為膠州仁直為濟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

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
英詔與蕭琮陳叔寶修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
質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
帝以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
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
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斂殲覆有徵若使蘭陵獲

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為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葢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羣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陵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滛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庻可慶流後嗣百年之酷葢濟南之濫觴其云莫

效前人之言可為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
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絶
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專戮之釁未之或免
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北史卷五十二

北史卷五十二考證

河南康獻王孝瑜傳時俗眩之○眩南本作駭

范陽王紹義傳歷位侍中清都尹○都南本作郡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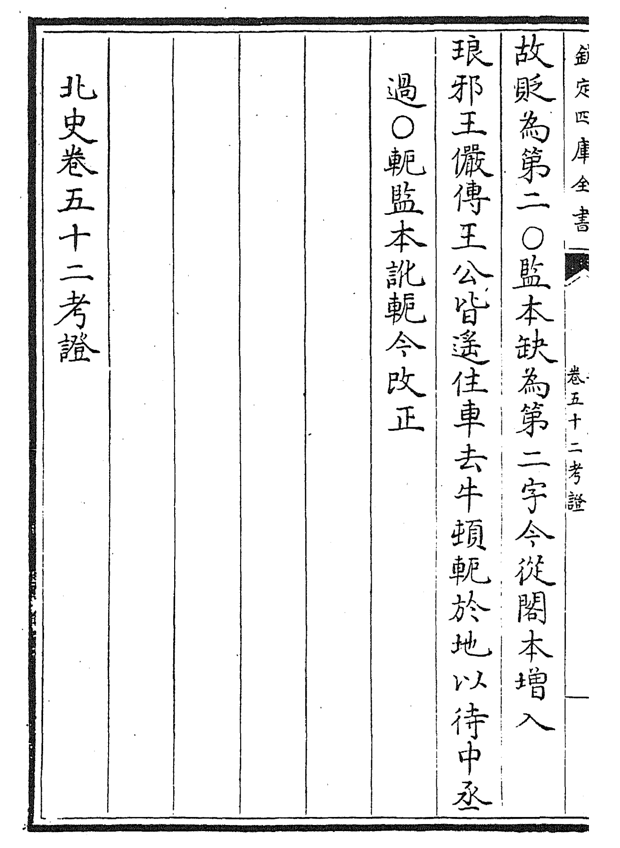
隴西王紹廉傳亦云紹義初為清都尹當從此為是

武成十三男傳安樂王仁雅○監本缺樂王二字今從

閣本增入

南陽王綽傳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

監本缺生至二字今從閣本增入



故貶為第二○監本缺為第二字今從閣本增入
琅邪王儼傳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軛監本訛軛今改正

北史卷五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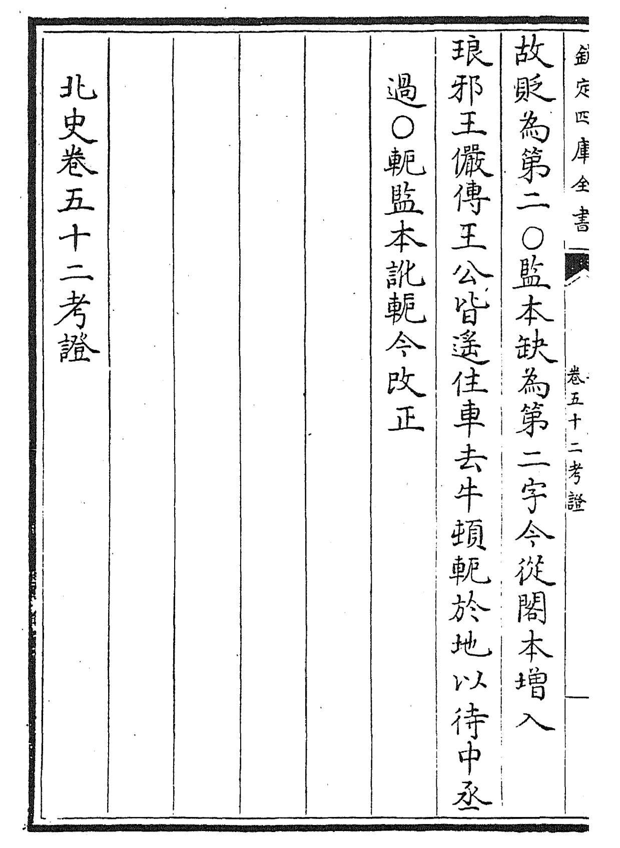
北史卷五十二考證

河南康獻王孝瑜傳時俗眩之○眩南本作駭

范陽王紹義傳歷位侍中清都尹○都南本作郡下文隴西王紹廉傳亦云紹義初爲清都尹當從此爲是

武成十三男傳安樂王仁雅○監本缺樂王二字今從閣本增入

南陽王綽傳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監本缺生至二字今從閣本增入



故貶為第二○監本缺為第二字今從閣本增入

琅邪王儼傳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軛監本訛軶今改正

北史卷五十二考證